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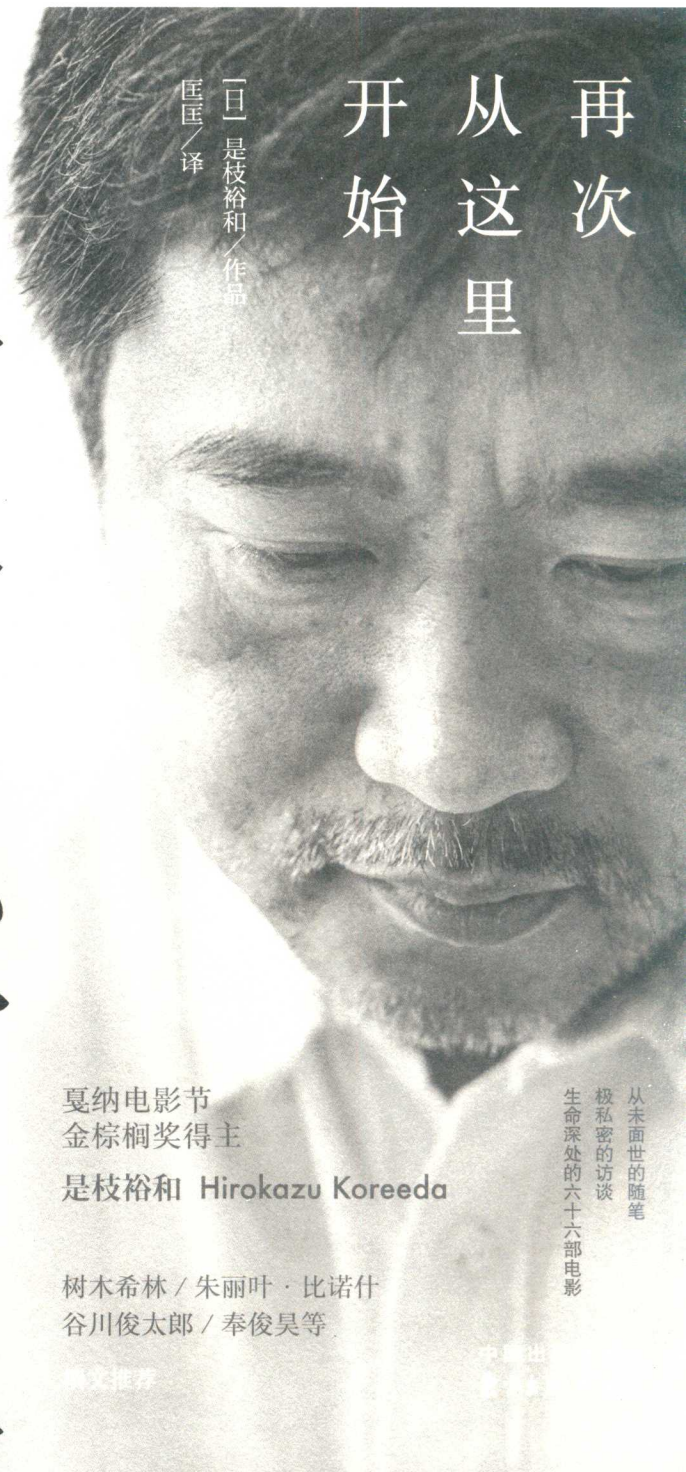
# 是

# 枝

是枝裕和  
最新作品

# 裕

# 和



再次  
从这里  
开始

「是枝裕和」作品  
匡匡译

戛纳电影节  
金棕榈奖得主

是枝裕和 Hirokazu Koreeda

树木希林 / 朱丽叶·比诺什  
谷川俊太郎 / 奉俊昊等

从未面世的随笔  
极私密的访谈  
生命深处的六十六部电影

独家推荐

中信出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再次  
从这里  
开始

是  
枝  
裕  
和

これえだひろかず

またここから始まる

[日] 是枝裕和/作品 匡匡/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是枝裕和：再次从这里开始 / (日) 是枝裕和著；匡匡译. --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6

ISBN 978-7-5473-1476-0

I. ①是… II. ①是… ②匡… III. ①电影评论—文集 IV. ①J9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8954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8-1015 号

BUNGEI BESSATSU KOREEDA HIROKAZU

Copyright © 2017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是枝裕和：再次从这里开始

出版统筹：郑纳新

策 划：江彦懿 欧阳敏

责任编辑：江彦懿 徐 丹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ANGLE VISION

内文设计：陈绿竞 钟 颖

运 营：经科文化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mm 1/32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11.25

插 页：4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 S B N：978-7-5473-1476-0

定 价：49.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 021-62597596 联系

# 目录

## 特别访谈

### 1 造就是枝裕和的 66 部电影

## 已出版著作中未收录随笔

27 我这么想：比起感动，更应该去思考

30 将镜头对准日常生活的根基已彻底动摇的世界，  
身为人父的我，想要去刻画的东西

## 访谈

### 36 岛森路子 × 是枝裕和

1. 在摄影机的两边各自成长
2. 纪录片属性与虚构性的相互融合
3. 以《宪法》第九条为线索去写日记

### 80 今野勉 × 是枝裕和

伊丹十三与电视

### 116 利利·弗兰克 × 是枝裕和

此生不与情欲对峙一次，就死不瞑目——  
从《第三度嫌疑人》到下一部作品

154 前田航基 × 是枝裕和

《奇迹》是我面前的一道跨栏

188 饭岛奈美 × 川内伦子

在“是枝组”工作，意味着什么？

采 访

214 采访者：佐高信 关于《花之武者》

219 采访者：金泽诚 关于《空气人偶》

226 采访者：户田桂 关于《如父如子》

236 采访者：武田砂铁 关于《比海更深》

选自电影手册

242 是枝裕和

《花之武者》《比海更深》《海街日记》

评 论

246 大久保贤一 “不存在的”他们的丰饶世界

250 莲实重彦

在这部“儿童电影”里，是少男少女们，  
支撑着“大人电影”的气息

255 长田弘 心与血的寓言

257 谷川俊太郎 诗歌



特别撰稿（日本）

- 258 树木希林 一张安详的照片
- 261 重松清 不适之中的舒适
- 266 想田和弘 是枝裕和电影中的纪录片手法
- 271 松浦寿辉 电影的奇迹
- 275 长谷正人 聪明的作者——是枝裕和
- 280 葛西熏 人生，只是人生而已，  
孤单地滚落在路旁，等待你去拾取

特别撰稿（海外）

- 284 朱丽叶·比诺什 视线深处
- 286 迈克·米尔斯 美丽的矛盾
- 288 奉俊昊 写给是枝裕和导演的一封信
- 292 梁时荣 他的作品教会我们：  
能够活着看电影，是一种幸福
- 294 米歇尔·贡德里 是枝裕和的电影，是我的朋友
- 297 姜栋元 影像的风土
- 299 汤尼·雷恩 唤起观者共鸣的理由
- 302 陈哲艺 是枝与我 —— 短暂的际会，  
瞬间的交集

是枝裕和未发表日记摘选

307 寻常的每日 (2017年6月2日—7月10日)

往复书简

313 是枝裕和 ↔ 茱田彩珠

工作室导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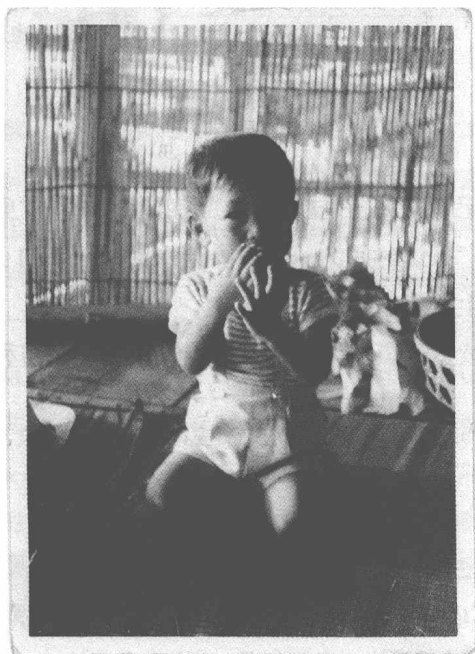
分福的故事

324 我眼中的是枝导演：  
西川美和、砂田麻美，  
及其他分福成员

335 是枝裕和作品列表

348 是枝裕和年表

特  
—  
别  
—  
访  
—  
谈



4岁左右的是枝裕和。摄于赶海拾潮时留宿的人家。

66

造就  
是枝裕和的  
部电影



记者联系了是枝导演，请求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访谈。

“采访时间为一小时。请您回顾一下自己的个人史，谈谈迄今为止对您产生过影响的影像作品。”

读过这篇访谈，是否便能够成为是枝裕和？！

2017年6月5日，分福工作室，采访、撰文：文艺春秋编辑部

过往接触到的某些作品，成了我爱上电影或者影像的缘起。不过，它们和如今我身为一名创作者，从创作角度给予认可的作品，实际上完全不同。小时候，我是喜欢就看。如今，则往往会思考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有趣在哪里。今天我不搞那种“优等生的精英式片单”，就只谈谈以往自己看过的一些电影好了。我感觉好像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开始拍电影之前看的。倒不是说它们浅薄无聊，而是从影史的角度来看，达不到“名垂青史”的程度。这些都是我自己从小学、初高中，一直到大学时代受到过影响的片子。

先说自己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

吧。当时是在池袋东口的影院看的，至今仍留有印象，是迪士尼出品的《飞天老爷车》（*The Absent-Minded Professor*，1961年摄制、引进）。我还记得，好像是跟《木偶奇遇记》（*Pinocchio*，1940年摄制，1952年引进）配套上映的。不过也有可能我记错了，是其他日子看的也说不定。讲的是一个古怪的科学家，喜欢搞各种异想天开的发明，他研制了一种具有超级弹力的橡胶，把它粘在篮球选手的鞋底，使选手赢得了比赛。貌似是一出科幻喜剧吧。从头到尾我是站着看下来的。剧场里挤满了观众，大家爆发出阵阵笑声。我还记得自己是夹在人缝里看的。那时候大概上小学一年级吧。就是1969年左右。

具体年份已经记不真切了。那是在影院里观影的“初体验”。《木偶奇遇记》讲的好像是一个孩子被吞进了鲸鱼的肚子里。海浪的咆哮声和被鲸鱼吞进肚子

里的情节，令我印象极其深刻。

我就是个挺普通的孩子，并没有每周去影院之类的习惯。家里经济上也并不富裕，不是那种文化氛围浓厚的人家。我觉得这样正好。母亲说，她年轻的时候每周都会去看电影。当时她尚且未婚，所以应该是在战前的年代吧。我母亲那

个人，即使在战后，一直到出嫁前，据说也总是会跟哥哥结伴去看电影。那时她在有乐町的银行上班。每天银行一关门，她就开始琢磨：今天该看个什么片子好呢？我母亲的父母早早就过世了，听说她一直很受哥哥的疼爱。

由于母亲对电影的热爱，所以就算我没怎么上过影院，一到晚间，也总会

在家里跟着她一起收看电视里播放的剧场节目。那或许便是我最初接触电影的契机。所以呢，我看到的影片大部分都是配音版的。除了NHK电视台会在播放的时候给片子打上字幕，其他的基本上都以配音版为主。

那阵子看的影片里，印象较深的就是希区柯克<sup>[1]</sup>拍的了。母亲喜欢琼·芳登<sup>[2]</sup>《蝴蝶梦》(Rebecca, 1940年摄制, 1951年引进)什么的，还有英格丽·褒曼<sup>[3]</sup>。所以像《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1942年摄制, 1946年引进)之类的片子，尽管不属于希区柯克的作品，她也挺爱看的。说出来读者可能会感到意外，不过，我最初接触的就是这些年代久远的好莱坞黑白老片。《蝴蝶梦》、《深闺疑云》(Suspicion, 1941年摄制, 1947年引进)、《煤气灯下》(Gaslight, 1944年摄制, 1947年引进)，还有费·雯丽<sup>[4]</sup>的《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 1940年摄制, 1949年引进)等，这些片子我都是陪着母亲一起看的。

在那之后，印象最深的片子当属希区柯克的《群鸟》(The Birds, 1963年摄制、引进)了。大概是上小学时在电视上看的吧，心理冲击过于强烈，以至于去学校的路上都怕得要命，担心会遭到鸟的袭击。(笑)这种片子对小生来说，确实太恐怖了啊！因为不知道身边的那些乌鸦，什么时候就会向自己发动进攻。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具有一种

力量，能改变我们眼中的日常风景。反正不管是走在上学的途中，还是在学校玩攀登架的时候，我都提心吊胆的，脑子里总惦记着它，怕得不得了。就是这么让人难忘的一部电影。《群鸟》看得其实还算比较早。孩提时期，我看灾难片相对来说挺多的。比如《火烧摩天楼》（*The Towering Inferno*, 1974年摄制）、《国际机场 1975》（*Airport 1975*, 1974年摄制）之类的惊悚片，小时候那会儿看得特别多。

9 科幻片我也爱。《神奇旅程》（*Fantastic Voyage*, 1966年摄制、引进）这类题材的片子，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之后喜欢上的。

10 于是，小学高年级那会儿我迷上了《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 1968年摄制、引进），也是电视上看的配音版。小孩子嘛，一直到最后始终都不明白，原来人猿们居住的地方其实是地球。最后一幕看到半身被黄沙掩埋的自由女神像，我震惊无比。次日到了学校，记得自己还问朋友：“昨天的《人猿星球》你看了没？”

现在想来，会觉得有些费解。可当

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人猿星球》又迷上了查尔顿·赫斯顿<sup>[5]</sup>。真是帅啊！肯定因为太帅了吧，每每想到这位支持共和党的硬汉凄凉的晚景，就觉得他和自己根本属于两个次元里的人，可当年我却保存过一本专门收集他彩色照片的画册，叫什么“明星影集”来着，末尾还附有他的采访，是小时候特意买回来收藏的。另外，我记得还时常从 *ROADSHOW*、*SCREEN* 之类的杂志上做一些剪贴，什么《宾虚》（*Ben-Hur*, 1959年摄制，1960年引进）、《十诫》，那会儿真的非常喜欢查尔顿·赫斯顿。

11  
12  
13 而与之同时代的影片，也以此为节点，进入了“新好莱坞时期”<sup>[6]</sup>。我全部是在电视上看的。比如《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1969年摄制，1970年引进）里，罗伯特·雷德福<sup>[7]</sup>、保罗·纽曼<sup>[8]</sup>和凯瑟琳·罗斯<sup>[9]</sup>三人，当时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影片末尾，罗伯特·雷德福和保罗·纽曼跃入警察的重重枪火，沐浴着弹雨死去，以一个定格镜头结束了全片。我还把这一幕的黑白海报贴在了自己房间里。影片中不是

有一场戏嘛，凯瑟琳·罗斯坐在保罗·纽曼的自行车前梁上？可凯瑟琳·罗斯明明是罗伯特·雷德福的女朋友呀！可见保罗·纽曼大概也暗恋着她吧？毕竟两个人共乘一辆单车了嘛。好像就在此时，响起了那首著名的插曲《雨点不断打在我头上》（*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我特别钟爱这一幕。

14 估计也是同一时期吧，我看了《毕业生》（*The Graduate*，1967年摄制，1968年引进）和《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1967年摄制，1968年引进）。《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969年摄制）感觉是我年龄再大一些之后看的。这些被称为“新好莱坞电影”的作品，我几乎都是在同一时期接受了它们的洗礼。

16 到此为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最痴迷的一部片子竟然是《日为吾兄月为吾妹》（*Fratello sole, sorella luna*，1972年摄制，1973年引进）。它可不是“新好莱坞电影”，而是意大利电影啊！我记得是在小学六年级，要么初中一年级的時候遇到的。是一部描述意大利古城阿西西的圣人圣方济各生平的传

记片，导演为佛朗哥·泽菲雷里<sup>[10]</sup>。大概因为在迷上这部电影之前，我看了泽菲雷里执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奥丽维娅·赫西<sup>[11]</sup>大为倾心的缘故吧。

接着，又据此顺藤摸瓜追溯到导演，看了他的另一部作品《日为吾兄月为吾妹》。故事讲述了圣方济各出生在一个富裕的高利贷商人之家，青年时期参加了阿西西与佩鲁贾之间的战争，归乡后人生观发生转变，把自家老爹从穷人那里搜刮盘剥的衣裳一股脑丢到了窗外，而后脱下衣服，赤身离家，创立了托钵修道会。圣方济各对天主教实现神权统治后向民众征敛钱财的行为表示反对，他主张不建教会，以托钵行脚的方式挨家挨户传教布道。圣方济各的圣人事迹在日本也相当受到尊崇。后来时隔好久，我又看了同样是刻画他生平的影片罗伯特·罗西里尼<sup>[12]</sup>执导的《圣弗朗西斯之花》（*Francesco, giullare di Dio*，1950年摄制，1991年引进），可以说后者绝对有趣得多，也优秀得多。可是启蒙我踏进电影世界的那道入口，毕竟还是泽菲雷里执导的前者啊。《日为吾兄月为吾妹》里有一首动人的插曲，是

由一位名叫唐纳文<sup>[13]</sup>的歌手演唱的，所以DVD出来的时候，我立马就入手了一张，直到现在还爱不释手。依稀记得在小学的毕业纪念册上，我还曾写过“最爱的电影是《日为吾兄月为吾妹》”。超级硬汉查尔顿·赫斯顿和讲述托钵修士的《日为吾兄月为吾妹》，我好像都有写进纪念册里。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为之痴迷的，说来其实还要属电视。放学回到家，下午四点来钟重播的日本电视台青春剧系列，一开始也是姐姐看，我便跟着看。《青春是什么？》（1965—1966年）就是在这股子劲头下开始追起来的，恐怕也是这个时候入了电视剧的坑。自己最先沉迷进去的，是《前略，母上大人》（1975—1977年）和《伤痕累累的天使》（1974年）。哦，对了，在这之前，最先追的是“东芝周日剧场”。像我这样每周不落的追剧小学生，很少有哦。那种类型的剧，对小学生来说其实算不上好玩。一言以蔽之，家庭剧通常都不怎么会成为热点话题。因为大家一般都在追《向太阳怒吼》（1972—1987年）嘛。当然，《向太阳怒吼》我倒是也看了，不过内心最爱

的依旧是“东芝周日剧场”。在那之前，大概是先从《多谢你》（1970—1975年）、《萝卜花》（1970—1977年）、《胆大包天的妈妈》（1968—1972年）之类的家庭剧入门的。所以说，邂逅向田邦子<sup>[14]</sup>的作品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她的作家身份。为什么会热衷于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啦，从《是时间呐！》（1970—1990年）到《寺内贯太郎一家》（1974—2000年），久世光彦<sup>[15]</sup>导演的连续剧，我也追得挺起劲的。“东芝周日剧场”那种非常保守的传统剧目，我都爱得不行。

其中有几个印象较深刻的，比如一部名叫《障碍赛马》的剧，以北海道独有的竞技活动“挽曳赛马”为题材，小林桂树<sup>[16]</sup>和八千草薰<sup>[17]</sup>在剧中饰演一对夫妇，故事好看，八千草薰也很可爱。估计是上中学那会儿看的吧。那个时期，有家叫作“HBC北海道放送”的地方电视台，定期制作由仓本聪<sup>[18]</sup>编剧的独立单本剧。大概恰好是仓本先生在东京和NHK电视台发生了一些龃龉，被大河剧场半途撤下，搬到札幌居住的那段时间里创作的吧。一段逃往北海道的时光。





那个阶段创作的单本剧真是有意思啊！《障碍赛马》就是其中的一部。我印象之中依稀记得有好几部。虽说当时也有《啊！新世界》《气球飘起时》之类的名作，但时隔多年回头再重温，依然会有“原来是你”的惊艳感。从作品的完成度来说，《障碍赛马》或许稍稍逊色于其他几部走红的名作，但放在同时代的众多剧集里，依旧是让人铭刻在心的佳作。

从这时候起，由八千草薰和大泷秀治合演的连续剧《我家的警官大人》（1975—1981年）开播，主人公是一位驻北海道的警察，也特别有趣。

光是聊“东芝周日剧场”，感觉就能聊到采访结束。接下来，山田洋次<sup>[19]</sup>导演也给“东芝周日剧场”写过好几个本子，记得好像是我上小学时播出的《放荡一代子》（1973年），渥美清<sup>[20]</sup>主演，根据落语故事改编，是个一集完结的单本剧。这部也是一出DVD，我立刻就入手了。我没有追“寅次郎”<sup>[21]</sup>的习惯，所以第一次接触渥美清就是《放荡一代子》，十分有意思。

上中学之后，直到升入高中、大学

的那段日子，我开始有意识地涉猎向田邦子、山田太一<sup>[22]</sup>、仓本聪三位编剧的作品。当时受影响最深的，是山田太一的《早春的写生簿》（1983年）和《制造回忆》（1981年）。那阵子，我估计已经上大学了。沿着这个脉络，我又看了《岸边的相册》，但跟前两部不在同一时期。《岸边的相册》只断断续续地偶尔看一集，并没有全追完。为了追剧每周都要跑回家一趟的，是中学时代的《我们的旅行》（1975—1976年），中村雅俊<sup>[23]</sup>主演，镰田敏夫<sup>[24]</sup>撰写的剧本，描写了中学生心目中憧憬的大学生青春生活，以吉祥寺为舞台背景，就像在演我身边的故事，感觉特别亲近，于是就追到停不下来了。

向田邦子去世之前，在我心目中的定位非常清晰，就是“作家”，所以涉猎她的作品不算太多。《阿吽》（1980年）、《宛如阿修罗》（1979—1980年）等，是我读高中那会儿接触到的。老实说，对于它们究竟好在哪里，我还没怎么开窍。反倒是，邦子女士去世之后，久世光彦导演的“新春特别篇”以及“终战纪念”系列，由其他编剧基于她的遗作改编，由田中裕子<sup>[25]</sup>主演的两小时单

5 本剧，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仍然感觉收获良多。其中有一集叫《空中的羊》，小林薰<sup>[26]</sup>在里面演一位落语家，特别精彩。当时我就想，将来哪天一定要拍拍小林薰和田中裕子，可愿望总也实现不了。久世光彦和田中裕子搭档的系列剧集，可谓部部精彩，简直称得上导演与演员之间最理想的邂逅了吧。我受过深刻影响的电视剧，大概就这些了。

升入大学后，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出入电影院。最开始痴迷的是费里尼<sup>[27]</sup>。这个话题我在各种场合聊过蛮多次了，早稻田大学旁边，有一间名叫“ACT 迷你剧院”的会员制观影俱乐部，只要交纳一万日元年费，就可以每天光顾。放映的片子虽说种类有限，但同一部电影可以翻来覆去看上好多遍。这种做法据说好像是违法的。后来这家影院不知什么原因倒闭了。他们的经营是不是没有获得许可呢？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谢尔盖·爱森斯坦<sup>[28]</sup>特辑、以费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特辑、法国新浪潮特辑等，在此之前，我对这些电影的分类、流派或者说观看角度，几乎没有有什么概念，但从这个时期起，我开始带着

这样的眼光和思路去看电影了。开窍得非常晚。起初，像伯格曼<sup>[29]</sup>、查尔顿·赫斯顿这些人，我是遇见谁就看谁。接着，又按照剧作家的角度去涉猎。似乎到了上大学以后，才初次有了“导演是什么”的意识。在那家影院，我看了打包放映的费里尼《大路》（*La strada*, 1954年摄制, 1957年引进）和《卡比利亚之夜》（*Le notti di Cabiria*, 1957年摄制、引进）。当时还思索过，它们到底在表达什么。真是有意思啊。要说在那里我都看了些什么电影，除了刚才提到的两部之外，还有哪些来着？反正放的片子五花八门，相当之多啊。“寅次郎”什么的，我也是在那间影院全部看了一遍呢。

然后，就要属池袋的“文艺座”、银座的“并木座”和三鹰的“奥斯卡”这三间影院了。我在那儿涉猎了形形色色的作品，觉得那里是自己有意将电影作为志业的一道起跑点。

说起这个也有些难为情，我是十几岁将近结束那段日子，才在并木座看了黑泽明<sup>[30]</sup>《美好的星期天》（1947年）和《生之欲》（1952年）的两场连映。记得当时是19岁，刚进大学的时候。这两部电

影对我的影响，从各种意义来说都极其强烈。在并木座，我把小津安二郎<sup>[31]</sup>、成濑巳喜男<sup>[32]</sup>和沟口健二<sup>[33]</sup>的作品一股脑全看遍了。而且以此为开端，又跑到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的电影中心去看片，五花八门涉猎了不少。不过还要数在并木座看得最多。那儿放的片子，胶片都已残旧不堪，颜色也褪得七零八落，黑白荧幕上布满了划痕，还有刺耳的杂音，间或还会掉帧，可是电影本身有趣极了。我是从那段日子开始，初次萌生了认真观赏日本电影的念头。可谓是平生第一遭。如今，我会觉得成濑导演的作品更有味道，可当年到底还是爱黑泽明更多一些。对于日本电影，从前我总莫名觉得有些乏味，可黑泽明的却格外有意思。虽说与我个人的作品风格或许没有一丁点关系……

小栗康平<sup>[34]</sup>的《泥之河》（1981年），想来也是在大学时期看的。我很喜欢。直到今天，别说喜欢了，简直是每看必哭。原著小说的作者宫本辉<sup>[35]</sup>，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我想也有这部分原因吧。故事讲的是，有个名叫银子的小姑娘，一家人生活在一艘船屋里，银子是姐姐，

下面还有个弟弟。银子有时候去桥边的一家小饭馆找朋友玩，那家的阿姨就会招待她吃饭。藤田弓子<sup>[36]</sup>和田村高广<sup>[37]</sup>饰演经营小馆子的夫妇。银子会把手插进暖乎乎的米桶里感叹：“好幸福啊！”因为自己家从来吃不上这样的白米饭。那场戏拍得分外悲切动人。

那时候涉猎的影片，好多都对今天的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说到底，我还是最爱意大利电影啊！毕竟最初是从费里尼入门的嘛。罗伯特·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 1945年拍摄，1950年引进）和《战火》（*Paisà*, 1946年摄制，1949年引进），我是在ACT迷你剧院看的。《德意志零年》（*Germania anno zero*, 1948年摄制，1952年引进）我也挺喜欢的。大概是从那个时期起，我对有儿童角色的影片产生了兴趣。

所谓“那个时期”，是指意大利导演塔维亚尼兄弟<sup>[38]</sup>活跃的时代，大概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吧。《圣洛伦佐之夜》（*La notte di San Lorenzo*, 1982年摄制，1983年引进）以及《我父我主》（*Padre padrone*, 1977年摄制，1982年引进）